

D U S H U W E N C O N G



读·书·文·化

# 经济改革

于光远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改革杂谈 / 于光远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1  
(读书文丛)

ISBN 7-108-00934-X

I. 经… II. 于… III. 经济改革—中国—文集 IV. F1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4452 号

---

责任编辑 贾宝兰

封面设计 宇成春

---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2.125 印张 176,000 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制

印 数 0,001—7,000 册

---

ISBN 7-108-00934-X/F·54 定价 17.50 元

# 目 录

1	三个“三十年”(外一篇) ——是预想也是希望
7	对改革方向和目标的一些思考
10	从“一国多制”到“一制多式”和 “一国两制”
15	《一瞥钟情过温州》读后
21	论经济特区的“特”与“不特”
34	接着还要做些什么？
43	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 义讲得更透彻
48	从两方面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
54	推进与市场经济相应的社会观 念变革
62	在“主要是防左”上下一番功夫

70	下一个需要作出历史性决定的问题
73	关于“社会所有制”
86	国有制改革的几个原则问题
96	很大的题目，很短的文章
	——历史上的与当前中国的私有和公有
100	几点补充说明
109	公有私有问题答客问
117	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存在 私营经济
123	对中国私营经济讲四点
136	谈谈“发展是硬道理”的道理(外一篇)
	——是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是经济
	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
144	在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学术讨论 会上的口头发言
151	“发展才是硬道理”
158	我不使用“过热”这个词
163	再说一遍我不使用“过热”这个词

166	如何看待经济形势与对策
172	研究经济形势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176	经济形势与时间·空间
187	两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191	对我国经济工作十个原则性的 看法
193	解决经济问题一定要依靠市场 经济
196	紧盯经济形势的变化
201	解决经济问题的四种手段(外一篇)
204	法制与市场经济
207	民应使知之
210	速度指标与精神状态
214	对已经达到的高速度的评说
217	经济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分别处理
219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官员(外一篇)
226	有必要大大提高学校工作的地位
230	分析腐败产生的各层次的原因
233	“苍蝇和老虎”之外
235	发挥学者在推进改革中的重要 舆论作用

23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少不了像股票市场那样的东西
254	对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各讲这么一句(附一篇)
269	研究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历史
272	我国股市的投资性和投机性
278	“产权交易”中的经济学问题
295	关于产权交易和股份制答客问
302	要的是现代市场经济
318	积极开展现代市场经济的研究、教学和传播工作
322	在首都组织“中国市场经济论坛”的构思
327	培育二十一世纪人
331	需要有更多通俗介绍现代市场 经济知识的书籍
334	《改革没有浪漫曲》序
338	同台演出
342	基础·关键·方向·依靠
344	儒商和商儒(外一篇)

346	又一个商儒
349	“下海”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356	我也来谈谈“下海”
361	企业文化的“五层次说”
368	在苏锡常系统建立为乡镇企业 服务体系的设想(外一篇)
372	同乡镇企业谈谈“中国乡镇学” 问题
380	后记

# 三个“三十年”(外一篇)

——是预想也是希望

最近我产生了一个三个“三十年”的想法。

事情也很凑巧——

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到一九四八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恰巧经过整整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或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三十年，是第一个“三十年”。

接着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恰巧经过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是我国人民取得政权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曲折前进的三十年，是第二个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这三十年结尾的时候，中国人民觉悟到必须进行一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邓小平的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场改革是继第一个“三十年”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第二个“三十年”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又一次伟大的革命。

在这两个“三十年”之后，我想中国历史也许还有第三个三十年。那就是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一九七九年到二〇〇八年。我认为有可能到二〇〇八年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可以基本完成。所谓基本完成是指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经济体制，然后在稳定下来的这个新经济体制下，更有序地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我国的经济。那个时候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改革也会有可喜的进展，并获得了继续进展的牢固基础。那时候我国也将产生一部新宪法来巩固这三十年中取得的成果。

这是我的预想，也是我的希望。

一九七九年我访问匈牙利时，看到这个只有一千零六十九万人口的小国，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正式宣布全国进行改革，到那时已有十一年了，但离改革的完成还很远，我就想到中国有十亿（当时的说法）人口，情况比匈牙利复杂得多，中国的改革在本世纪是不可能完成的。回国我发表这个

意见，有人劝我千万不要那么说使人们泄气。我说本世纪完不成并不意味下世纪初也完不成，我还是很积极的。现在看来我这话说对了。现在我说二〇〇八年有可能基本完成这一场改革，是有一定根据的。我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两大任务，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是建立尽可能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一九九二年秋天离一九七九年才十三年多，十四大就通过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决定。时间没有过半，从理论上、原则上取得共识，作出决定来看的任务完成过半。现在我们已开始了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我想到二〇〇八年我们还有十五年的时间可以用来使市场经济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同时现在开始花大气力来研究的所有制结构改革问题，经过这十五年中的探索和争论，在二〇〇八年前是有希望解决问题的。未来的事说不准，更大程度上只是我的希望。如果说一九七九年我讲那样的话为的是劝人们不要把改革看得太简单，那么现在讲那样的话便是希望改革更激进些，不但要深化而且要加快。十五年的时间不算短，但是也会很快过去的。我都希望大家来做促进工作，同时愿未来十五年中我国的政治条

件能够保证改革的胜利完成。

如果必须朝着改革目标前进的改变或改动才是改革这个看法是对的话,下一个问题接着提出的就是:“什么是改革的目标?”如果前一个问题 是潜在的,后一个问题就把事情的实质显露出来了。

我说的改革的目标指的是这场改革要达到的结局——我们希望最后建立起来的那个新的经济体制。这里所说“最后”,并不是说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的经济体制再也不向前进 了。因为经济体制总是不断变化的。但是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一场特定的改革。它总有完成的一天。完成这场改革时,我们希望看到的结局,就是我们现在和今后改革的目标。这个目标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根据中国的情况、长期的历史经验,通过研究和讨论来确定。作为这场改革目标的新经济体制,它的性质当然是社会主义,而且具备中国的特色。这一点应该十分明确、十分坚定。但正是在这个“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我们要建立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需要学者们花大气力去研究,取得科学的成果。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争论,到十四大我们才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这场改革

的一个目标，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属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范畴的。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组成部分，这个社会经济制度是不完善的。这是历史证明了的。而且我还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不过十四大还只是在原则上和理论上明确了这个目标，在实际工作中，计划经济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开始得并不久，前进得并不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现在我想接着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就是这场改革的最后目标，还是这场改革最后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回答是后者。

请允许我再讲一次我的那个公式：“社会主义 = 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按劳分配)。”在等号右侧的括号里，我原先把按劳分配放在前面。十四大后我把它挪到了后面。在这个公式中，社会主义市场只是一项。在这场改革的最后目标中，还一定要包括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和分配制度方面的重大改革，所以在十四大后，除了要贯彻大会决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后建立起来之外，所有制和分配方面带有根本性的

改革就要列为“下一个”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来进行酝酿和准备，同时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着手在这些方面初步解决一些问题。我认为在理论探讨方面，现在就应该把下一步的问题提上日程，也许也要经过十来年的探讨和争论，才能像解决市场经济问题那样解决为我国建立一个尽可能好的所有权结构和分配制度的问题。我认为在学术界现在已经到了该强调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写《三个“三十年”》就是因为我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思考。

# 对改革方向和目标的一些思考

十四大后我们应该对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这是最近我的一个想法。在这里提出来和大家讨论一下。

我知道我国的经济学家正忙于研究许多具体的问题，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热点和难点上。进行这样的研究，当然是首要的、迫切的。当前我国的确面临着许多经济问题，需要得到解决而且要解决得好些。在这方面经济学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自己也关心这样的问题，发表了不少粗浅的看法。可是同时我认为对有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学者们也还要给以注意，并分出一部分时间去研究讨论。我写《三个“三十年”——是预想也是希望》就属于这种考虑范围之内的。

首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改革？”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可是我一直觉得是应

该想一想的。在实行“治理整顿”的那些年中，我曾经发表过一个看法：改革当然是改变和改动，但并非任何改变或改动都可以称做“改革”。深化改革的前提是坚持改革，坚持改革的前提是弄清什么是改革，应沿着什么方向去做才是改革。因此这个什么是改革的问题，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改革是奔向改革目标的前进运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改变和改动，无论改得多或少改得大或小，都应该是改革。不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改变或改动，尽管是解决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所必要，也不能承认是改革，只能说是改革时期的某些改变或改动。这些改变或改动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上面说过的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某些问题所需要。这种改变或改动在任何时期都会发生，在改革时期也不例外。还有一种是与改革方向相反的。属于这一种的又有不同的情况：一是人是会发生认识上、判断上的错误的。他有可能真心诚意地把某些改变或改动当作是改革，但实际并非如此，反而是对改革不利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我们国家里，并不是人人都拥护改革。不能设想这些人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不发生作用，当这些人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作用而产生

的改变或改动，当然就不属于改革。我觉得那时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有意义的，而且是一个需要常常提的问题。常提，可以使我们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常提，还可以使我们不断地去深入思考，不断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以增加我们进行改革的自觉性。

在是否可以和必须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前进的问题上，十四大前存在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人们所共知的。否定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历史事实也可以说明我在那时讲的这些话是对的。